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六

光武平赤眉

王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和鄆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為之乘傳水科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灑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繅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

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  
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粟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  
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廩丘東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既  
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  
史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  
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  
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  
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  
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丘父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逢安為一部徐宣  
謝祿楊音為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  
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  
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度赤眉必被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

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  
之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入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  
相松與赤眉戰於務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六月張卬王匡叛更始入長安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  
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六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  
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

為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議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武掠故式侯胡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為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收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秋八月

眉至高陵張卬等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之陰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劔格死 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劔欲自刎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諸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挂節以勞

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  
皆勸禹徑拔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  
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  
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穰  
饒穀多畜吾且下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  
枸邑所到諸營休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  
出之張印等深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  
之於霸陵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亮也亡  
賊桀也長安吏民違違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  
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愷車騎將  
軍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愷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  
及愷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愷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引

曰縛馮愷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愷將  
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  
酒未行群臣更相辨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  
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  
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正  
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  
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  
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和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  
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  
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  
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

自高后至光武  
百有餘年若  
有玉匣者辰皆  
以生即如生而  
以老雖積尸尚  
何可污之有仁  
事未必能

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  
既罷出冬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  
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  
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  
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  
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九月赤眉引兵欲西  
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赤眉至陽城  
番須中途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  
匣殮者率皆知生賊遂汗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為所敗禹  
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  
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福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  
餘萬人虜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

漢遂到雲陽就殺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  
詣禹降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  
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  
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  
延岑之醜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  
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  
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更士念自修教  
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六威信群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祖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  
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  
徵鄧禹還曰慎女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  
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

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茲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

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周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其前卻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其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勲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疆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

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  
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鏘  
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  
其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後病  
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福自繫獄  
帝赦不誅

###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 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淮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  
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為安樂令

二年邯鄲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寵俱歸大司馬秀

光武  
中興

漢光武建武二年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下

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  
及即位只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  
曰如此豈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  
鐵官寵以資穀積珍寶益富疆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述收  
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  
稟贍其妻子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  
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很彊熾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  
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訴願與浮俱  
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口天下未定四  
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  
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  
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  
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斬其使 八月帝遣游擊將軍劄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夫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逐不能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執無久金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蘇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涇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感也上乃還 帝遣建義大將軍朱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驍騎將軍劉歙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志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絲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 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誅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維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微況聞之更遣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均主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及奴乃梓其頭擊

野史稱魏武  
殺張魯居楊州  
子密之戎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及乃爵於五  
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  
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光武平齊

其頗寵忌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  
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鮮我縛當以女珠  
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  
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  
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關明旦問門不開官  
屬踰牆而入見寵乃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于午為王國師韓利斬  
子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  
子密之戎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及乃爵於五  
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  
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  
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  
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  
橫行將軍東海賊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  
督青徐二州與之車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初更始以王闳為琅邪  
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闳諭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  
永官號治兵於劇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闳  
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闳  
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  
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闳關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  
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殺淮陽太守潘塞據廣樂而臣於永永  
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秋八月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虜虞  
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攸疆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  
永迫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疆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迫遂定沛楚臨  
淮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群盜聞劉永  
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隆溇之子也  
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  
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  
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  
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

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  
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  
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  
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  
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  
十二焉 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  
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軀還營建等遂連兵  
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  
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  
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  
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秋七月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  
走鄴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奔番憲共立永子紆為

梁玉佼疆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  
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剗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  
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  
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  
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犇走  
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犇過王霸營  
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  
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即恃兩軍不一此敗道  
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  
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

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  
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  
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  
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  
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尤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  
道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疆上詔耿种進討張步

將軍

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  
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  
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  
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  
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深萌郡吏劉平  
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

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

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  
允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在城去桃城六十里  
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  
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  
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  
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  
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田慮憲招  
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  
五校之食當乏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  
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邳八月己酉

帝幸邳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

下邳吳漢拔邳董憲龐萌走保朐

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幸聞耿弇

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

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

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

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

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

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

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

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

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

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

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苗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龔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苗城護軍司梁華爭之以為攻臨苗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苗不能救不如攻西安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苗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苗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苗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固矣遂攻臨苗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龔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臾步至及取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一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師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苗大城東將攻龔龔上書曰臣據臨苗分斷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

潰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稍銳百倍以逸待勞以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龔先出留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龔營與劉歆等合戰龔亦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龔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龔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及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十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苗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

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

###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邽楊廣箕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崔兄子蜀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蜀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望說蜀立高廟于邑東已巳祀高祖太宗世宗蜀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與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

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

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衆叔父崔義等賢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夏四月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

冬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衆數萬人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雋任貴據郡降述

六月隗囂走歸天水十二月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

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逵為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南鄭興為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為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

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

萌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

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勦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

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事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為敦煌太

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馮愔之反引兵向天水隗

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馮愔之反引兵向天水隗



置擊破之鄧禹承制命置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為  
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  
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地下辨復與延岑連  
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  
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三年十一月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  
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  
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  
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  
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關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  
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為  
大司馬封汝寧王 冬十月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  
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  
出就館更為掾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  
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又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  
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  
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  
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掾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  
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  
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美臣與公  
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柯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異還擊破呂鮪營堡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鈇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它人禽矣如今于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搆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使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執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五年春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二月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州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復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尊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

假借外家衰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策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竊謂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踈矣昔秦失其祿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組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所傾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

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以會竊其權柄勇如信栢彊如梁冀威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耳醢分裂之况么麻尚不及數子而欲開奸天位者虐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况富貴不祥止嬰勿玉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大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虐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公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拒逐席之贅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身不可冀為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竊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彪

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  
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  
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  
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今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  
乃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  
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  
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  
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隄  
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  
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  
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

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 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  
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以是有量哉欲遂立栢文輔微國當勉  
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  
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  
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  
之外 十二月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  
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  
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  
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  
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  
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  
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

輔單騎劉文伯在邊未嘗詆蜀帝知蜀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  
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賞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  
入朝許以重爵賞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  
復遣來歙說蜀遣子入侍蜀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  
關帝以為胡騎校尉封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蜀不聽而徙興舍  
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主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  
以親為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為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蜀  
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  
上林苑中帝許之蜀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  
曰昔更始西都四七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  
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率儒生之說棄千乘之  
庶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

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  
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散猶足以霸要之魚不  
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蠶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  
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  
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重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  
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  
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  
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蜀不納於是遊士  
長者稍稍去矣

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兵間以陳留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龍  
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

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咸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六三發間使召搆貳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也

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二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群臣博士吳枉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習漢家故事出入瀟駕鸞旗旌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

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然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眾  
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  
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執也帝知  
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种蓋延等  
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  
事又穴豫不決歙遂發憤質其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  
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  
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  
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軍事遷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  
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  
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  
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

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  
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种軍添  
馮異軍拘已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拘邑隗囂乘勝  
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  
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恟  
怵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  
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  
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  
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  
輿鞬日逐五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  
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二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  
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

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  
事效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  
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關口陳至誠友至高  
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  
尉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  
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憤  
之闕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  
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執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  
計若失路不友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疆  
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  
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病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  
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慶

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推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礪  
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冀先零  
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楊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  
信效著明元並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  
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  
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  
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  
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  
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  
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  
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冀冀援又  
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



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戮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紉王游翁諂邪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晚夕號泣死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然讎可刺不可毀援問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馳梁妄作自同分喪之慘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向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于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而顏乎若復責以重賞當安從得乎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不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福

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具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鄰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庸竟不然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兵卒至驚恐自覆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獻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悔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

四年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勞報讐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執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賢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云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遠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皆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

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刃晝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軍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二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羗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豆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歸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弇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

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若遂欲為黠布者亦自任也囂  
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  
竇融為安豐侯弇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駟以  
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  
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群起寇沒屬縣河東守  
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  
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  
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 十一月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子王捷  
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  
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帝敕吳漢曰諸部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  
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會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曰少吏士疲從  
逃亡者多矣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三元行巡周宗將蜀兵

七十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  
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  
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  
唯祭遵屯沔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  
西復反為囂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  
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  
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  
須汗土遂伏劔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九年春正月賴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 隗囂病且餓餐  
糗糒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摠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  
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  
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

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闢樓立橫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夏六月帝使來欽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欽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欽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卬田翕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明未拔真異薨於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冠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全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為至成帝不從戊戌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冠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

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關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欽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犇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是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  
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  
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  
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況而田戎走保江州彭  
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  
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  
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  
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  
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夏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  
進次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  
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

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負不  
能勒兵斬公邪延以淚彊起受所誠歙自畫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  
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  
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  
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  
守中即將代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將延  
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  
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  
州汧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  
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  
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

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眾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少隆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帝還自長安 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印毅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朝祠之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焉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

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  
 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  
 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  
 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  
 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  
 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  
 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  
 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  
 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  
 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  
 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繇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  
 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聞之謂延岑曰事急矣今劉尚與吳漢  
 戰於廣都成都

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二  
 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  
 擊破漢漢惶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  
 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  
 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將軍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  
 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平唐邯將銳卒  
 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平斬陳刺述洞曾墮馬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  
 岑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  
 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  
 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  
 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覺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  
 義也初述徵廣漢李崇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

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壁告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贈賻可也業子暉逃辭不受述入聘已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連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為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受述為瀘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

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于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詔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上詔寶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死詔過家上家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 楚王英之獄

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

十七年冬十月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其餘九國公皆為王



二十八年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掇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璽等受誅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璽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吏送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

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潔齊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寒桑門之盛驪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十三年冬十月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齋殿留住楚宮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

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言切讓延

十四年夏四月楚王英至丹陽自終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姦  
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友  
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為其子  
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  
一言女可以配玉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  
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  
子皆得不坐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  
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  
簿梁宏功曹史四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  
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容對食志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  
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願忠五平辭引隧鄉侯  
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  
時上怒其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  
心傷其免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  
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  
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何  
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挫之左  
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  
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  
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  
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天故臣子所宜同  
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

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明出後二日車駕自卓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者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出者四百餘家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但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究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二年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

馬后抑外家

漢明帝永平三年春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炆為太子后撝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炆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謹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

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十八年八月壬子帝崩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兄弟  
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  
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  
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  
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執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  
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  
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  
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  
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  
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  
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章帝建初二年夏四月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為不  
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鉅耳昔  
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  
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  
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  
遽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  
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  
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  
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  
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  
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  
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

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吾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 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或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進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向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冠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但當舍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廢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玉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或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置織室蠶於濯龍門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虜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

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  
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試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  
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况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四年夏四月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  
封衛尉廖為順陽侯車騎將軍防為潁陽侯執金吾光為許侯太后聞之  
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  
自降損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  
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願就關內侯  
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  
特進就第

### 竇氏專恣

漢章帝建初二年十二月帝納竇勲女為貴人有寵貴人母即東海萊王  
女此陽公主也

三年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  
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  
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  
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  
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  
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  
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  
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憲恃宮掖聲執自王  
主及陰馬諸家莫不思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

後帝出過園指以問宦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  
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  
陰黨陰博鄧豐三人更相糾察故諸馬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  
何況小民哉國家棄室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  
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臣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  
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  
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  
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  
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執太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  
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

憲劾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丙寅收弘印綬弘自  
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  
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眈然可見陛下  
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  
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  
比至已薨

章和二年春正月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  
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為虎賁中  
郎將篤弟景璜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駰以書戒憲曰  
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兼之有也今寵祿  
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舉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  
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

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庚戌皇太后詔以故太尉  
翹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竇憲以翹有義讓先帝  
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斥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永平時  
謁者韞紆考劾憲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于以首祭勲冢 秋七月南單  
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從之會齊彊王子都鄉侯暢未弔  
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  
歸罪於暢弟利 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尚書潁川韓稜  
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  
其議何敞說宋由曰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  
衛敢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故備數股肱職典

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公  
姦惠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  
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  
十月乙亥以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 事見兩句  
奴叛服

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到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  
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刺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屬  
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何敞上疏曰壽機  
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  
私邪臣所以觸死誓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  
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機無窮  
臣敞謬與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



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壽憚之子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

塞分遣副校尉閻盤等破比單于於嵇落山事見兩句 秋九月庚申以

竇憲為大將軍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封憲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

辭封爵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

史司馬秩中二千石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景尤甚奴客緹騎彊奪人

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

才力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

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

案罪並寢不報駙馬都尉瓌獨好經書節約自脩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

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

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

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

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

駕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誅戮無罪肆心自縱公者謹諷論

訥訥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

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而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

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

絕其絲絲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

使憲等得長保其衽袖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

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言言自出敞為濟

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忌焉

二年六月詔封竇憲為冠軍侯瓌為郎侯瓌為夏陽侯憲獨不受封

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左校尉耿种等破比單于於金微山事見兩句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种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

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怨遺司徒袁安  
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  
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竇等疾之恢  
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  
今之宜上以義自制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亦無慙  
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 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  
郡迫脅惘歛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  
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  
大臣皆恃賴之 冬十月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賄禮無人臣稱萬歲  
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  
城旦 竇憲請遣使立北單于弟右谷蠡王於除鞬為單于袁安上封事

爭之後上竟從憲策 事見兩句 以叛張

四年 初盧江周崇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憲及爭立北單于事皆崇所具  
草竇氏客大尉掾徐繭深惡之有策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  
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策曰策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  
害誠所甘心因救妻子君卒遇 飛禍無得殯斂甚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夏四月丙辰竇憲還至京師夏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丁鴻上疏曰昔  
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  
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  
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救不敢便去父者  
至數十日皆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  
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  
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譴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

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  
變政政斥失以塞天意 賈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穰侯鄧豐  
覺弟步兵校尉姁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  
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  
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  
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鄴衆謹敬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  
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為亂忍而未發會憲與劉豐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  
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權左右不敢使令慶私  
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鄴衆求故事庚帝帝幸北宮詔執  
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劉璜郭舉鄧豐鄧姁皆下獄  
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與劉璜等就國帝以  
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黨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

南尹張酺數以正灑繩治實景及實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阿  
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  
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璜每存  
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敎賓客未嘗犯灑臣聞王政骨肉之刑  
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為璜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  
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璜獨得全實氏宗族賓客以憲為  
官者皆免歸故郡初璜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實氏賓客收  
捕固死獄中 初實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  
李卻諫曰實將軍椒房之親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  
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卻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卻  
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  
守獨不與焉

西域歸附

漢光武建武五年 元帝之世莎車王廼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廼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廼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實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國皆屬焉

九年秋八月莎車王康卒弟賢立

十四年冬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十七年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

服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

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火接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

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賻犀布璆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  
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  
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  
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筭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  
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木繡杖斧斷斬於郡  
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  
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崑崙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  
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  
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  
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  
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感德咸樂為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

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  
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明帝永平三年冬十月莎車王賢以兵威迫奪于寘夫死焉塞王國使其  
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軍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  
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  
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  
女妻之與之和親

四年冬十月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  
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  
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之伐北匈奴也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  
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

寧魯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義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教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在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明日乃還告鄯善恟恟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圭曰孫雖不行班超心獨擅之乎恟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賓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未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賓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賓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賓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賓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騎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

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魁之子也

十七年 初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騎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東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

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 十一月焉耆龜茲攻沒都護

陳睦事見兩匈奴叛服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俞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鞬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五年夏五月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  
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  
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  
之一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  
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  
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  
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龜茲可  
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  
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  
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  
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  
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  
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敷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  
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  
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  
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八年冬十二月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  
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  
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諛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青邑  
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  
受節度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六  
元和元年十二月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友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

三年九月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 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

姦而偽許之忠從輕騎 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章和元年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管胡人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和帝永元二年夏五月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遺其書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也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繼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冬十月龜茲姑墨温宿諸國皆降十二月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巳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龜茲侍子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猶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七月西域都護班超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餘人討焉耆  
到其城下誘焉耆王廣尉犂王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  
鈔掠斬首五十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更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焉耆王超  
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  
外皆重譯貢獻

九年十二月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條支窮西海皆前  
世所不至蓋未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

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  
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  
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  
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  
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

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為超  
求哀曰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  
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  
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代為都護尚  
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二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  
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  
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  
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  
邊和如超所言

湯帝延平元年九月詔以北地梁懂為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

諸國反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愷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愷未至而尚已得解詔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愷以為不可固乃請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愷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愷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

安帝永初元年五月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阻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六月壬戌罷西域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及梁愷趙博伊吾盧蘇中屯田吏士而還

元初六年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

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為上議曰昔老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青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略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款報雪匈奴而不

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男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鍾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得保信一旦反復班將能保此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賊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犯非臣

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書閉之儼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恭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宜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

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一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入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備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和親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絕其南交關塞而下北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豐饒益殖威臨南荒絕之交通如北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

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與不害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憂國之士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心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延擊走匈奴伊蠡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罷屯田柳中

四年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六  
順帝永建元年冬十月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  
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誅諸  
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兒勇使加特  
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  
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  
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六月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  
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  
人分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  
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  
逃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六



